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五十六回 雙印紋尚留仙跡 九千歲代辯沉冤

且說威遠王九千歲正在殿上擺宴款待曹元帥，與高公眾將慶功賀喜。正在歡飲，只聽喧嚷之聲，王爺即令太監去看。原來是那啞叭任守志要闖府門，門上的將校兵丁只當是個瘋子，趕來攔阻，不容他進去，啞叭急的喊叫起來。太監看了回來，跪在駕前稟道：「府外有一啞叭，抵死只要進來，被門上人攔住，他發急喊叫，所以驚動王爺。」雙印正在座中，聽得此言，吃了一驚，滿面通紅，站將起來，連忙出席，走至駕前，拜倒在地，口呼：「千歲，此人乃臣的仲兄，生患啞疾，臣幼失父母，全虧啞兄撫養成成人，坐臥起居，不肯少離半步。自臣上京應考以來，直跟至此。今日想是尋臣來此，鄧野之人不曉規矩，罪該萬死，乞千歲寬恩恕宥。」王爺聽畢，點頭道：「照卿所言，你這啞兄友愛之篤，令人可嘉。卿既為正印之職，慶功宴上，也許有他一座。弟貴兄榮，不枉他一番撫養。卿且平身，召他進殿賜宴，共慶太平盛世。」當下雙印謝恩歸坐，王爺傳令單居士進見。不多時，啞叭隨令而進。只見他不慌不忙走來，放下包裹，向九千歲端端正正參拜了。王爺見他頭戴福字青巾，身穿寶藍綉道袍，雲鞋淨襖，腰繫條絲條，生的方面大耳，眉目清楚，三指掩口髭鬚，年約三旬以上，面貌十分良善。旁邊太監吩咐道：「單居士聽真：王爺鴻恩盛典，賜你與弟同宴，謝恩入坐。」

只見他向上磕頭將恩謝，站起身來四下觀。看見高公西邊坐，邁步連忙走向前。望著老爺將頭叩，深深四拜在平川。鎮國王一見忙站起，離坐出席用手挽。這啞叭手拉高公指自己，口內哈哈三五番。鬆了高公又拉雙印，手拍胸膛指指天。回身打開小包裹，取出了紅綾小被與衣衫。拿在雙印身上比，拉拉扯扯叫他穿。這小爺滿面通紅無好氣，立怔了文武眾官員。啞叭急的團團轉，口內哈哈手不閒。推了高公又推雙印，恨的他跑來跑去咬牙關。王爺看著微微笑，揣度其中必有緣。鎮國王看著衣被心參想，又把那啞叭留神仔細觀。忽然想起任守志，與他容貌是一般。算來年齒多相對，定有蹊蹺在裡邊。莫非那是兒雙印，被他扶養這些年？細瞧這守英面目如黎氏，有八成是我高門拜孝男。可惜這啞叭不能言就裡，縱是親生認也難。老爺正自心暗想，只見那啞叭不住喚連天。推著雙印把高公拜，搬著脖子按著肩。鬧的雙印無主意，又氣又惱又羞慚。止望推他出府門，用手拉衣住外牽。啞叭抱住了雙印的腿，咕咚坐在地平川。哈哈點手把高公叫，拍地拍心又指天。性緊的曹爺心焦燥，熱汗渾身鳳目圓。九千歲坐上哈哈笑，啟齒開言把令旨傳。

王爺見此光景，也就猜料了八九，向下叫道：「單小將軍不必逐他，你且進殿，我有話問你。」小爺不敢怠慢，連忙上殿。拜到駕前。王爺吩咐平身，把高公喚至面前。王爺看看高公，又看雙印，看看雙印，又看看高公，見他二人不但面貌骨格果是父子，即那說話聲音竟是相仿。遂向高公問道：「孤聞卿家曾有一子，早年失去，其時年幾歲？穿著什麼顏色衣服，可還記得麼？」高公道：「彼時罪臣奉旨徵番，家中之事，一概不知。及至前歲回京，方曉失子之事。聽說是中秋之夜，那時年才三歲，如今十四個年頭，在時一十七歲了。所穿衣服，臣實不曉，惟鄭昆知道。」千歲點頭，命人去喚蒼頭。又向高公問道：「那啞叭方才望你下拜，可是相識嗎？」高公道：「說時話長，當日臣在家中之日，先祭祭掃，從雪中救起叔嫂二人，一為朱氏，一為啞子任守志。臣留叔嫂看守墳塋。這是二十年前之事。今日看那單居士面貌，雖與任守志相似，但只是年深日久，改變童顏，臣心中不敢作準。」那啞叭聽見高公說道「任守志」三個字，跑至駕前，跪在地下，把手指著鼻子，哼哈個不了。千歲說：「你莫非就是任守志麼？」啞叭點頭。

正說至此，將鄭昆喚到。王爺先令人將衣被包起。蒼頭進殿拜倒，王爺問道：「昔年丟你小主人之時，是什麼時候？穿什麼顏色的衣服，身邊帶著何物，你還記得嗎？鄭昆道：「小人記得。乃中秋之夜，及十六日，主母命小人寫招帖尋找，上開年貌衣色：大紅實地夾紗衫子，元青緞背甲，綠綢灑花單褲，哪叱小帽，珍珠銷一團，銀鐲兩個，紅綾小被一床。那珍珠乃金絲串貫，界牌上刻著欽賜二字。」王爺聽畢，命把包裹打開，大家觀看，一件一件數點，與鄭昆說的一件不錯。蒼頭猛然一見，驚詫非常，失聲道：「這可是我小公子的衣物。這、這、這是那裡得來？」王爺笑道：「這就是了。老頭兒，你且起來，孤叫你見一個人。」蒼頭叩首平身，王爺手指雙印說：「你看！」蒼頭睜開老眼，看見雙印的容貌又似高公，又像素娘，不由的心中驚驚喜喜，疑疑惑惑，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。

此刻九千歲與眾將都料准十分，單小將軍必是高姓之子，只恨啞叭不能明明白白說出底裡，十分使人悶燥，別人還可，把個曹元帥只急的雙手暗搓，心內說：「這還了得！」只見王爺向眾說道：「這衣被既然相對，啞居士又如此光景，這小將軍定是高卿之子了，列位以為何如？」眾將一齊說：「千歲明見極是。」千歲說：「待孤再猜上一猜。啞居士，你且聽真，同大眾在此聽孤猜猜你的心事，猜的是，你便點頭，猜錯了，你擺手。」啞叭點頭依命，兩隻眼望著王爺。王爺說：「你真是高鎮國雪中所救的任守志麼？」啞叭點頭兒。王爺指著雙印說：「他可是中秋夜所失高姓之子麼？」啞叭點頭，帶著哈哈。王爺說：「想是他被人謀害，遇你救下，因念昔日大德，撫養恩人之子長大成名，周全至此，使他父子相認，你這片苦心麼？」啞叭見說至此，樂得他眉歡眼笑，點頭兒呵呵，不住答應。曹爺此時心中寬了二分，躬身向王爺說：「這等單先鋒定是高門之後了！」王爺說：「一定無疑，老將軍、小將軍就此相認便了。」

高公此刻雖料了十分，因他為人莊重，不肯唐突；雙印是另有一番心思。當下聽見千之言，父子二人，面面相覷，都不敢孟浪。曹元帥與馬凌雲等眾文武一齊說道：「千歲鈞令，又有顯證，分明老將軍父子重逢，理宜速認。上順天心，下全骨肉。某等亦有一賀。」雙印見說，向上拜倒說：「認父歸宗乃人子所願，但只一件，彼時幼小無知，全不記憶；啞兄雖然心內明白，高大人心中也知底裡，末將不見確證，不敢遵旨。」高公也說道：「不但小將軍細心，不見千真萬妥，老夫也不敢妄自尊大。」遂向九千歲盡禮道：「蒙千歲鴻恩憐憫，罪臣非敢違旨，但人倫之係，恐少誤分毫，失之萬里。臣有一證，可以決目下之疑。臣子雙印生而雙手拘拳，十指不伸，瀾月時，呂仙下降，如此這般，與他攔開兩手，掌心印上朱字，左手是永保遐齡，右手是遇難成祥，因此取名雙印。其色久而不退，如生成一般。如今請千歲看單小將軍掌上果有此字，便是臣子；如無其字，罪臣不敢冒認。」雙印聽得心動一動，說：「臣掌上果有此字。」王爺隨將他父子一齊喚至面前，命雙印伸開兩手，大家一看，果有紅紋印記，八個珠字。

高公一見驚又喜，樂壞蒼頭老鄭昆。啞叭不住做手勢，催著公子認天倫。高公見著親生子，不用明言暗慟心。九千歲帶笑含春呼小將：「不必猶疑已見真。快些過去拜親父，骨肉團圓正天倫。」眾目一齊觀雙印，只見他低頭不語自沉吟。轉身拜倒呼千歲：「王爺恩論理當遵。但只是這件事關係大，須得個水落石出萬萬真。又不知何人抱出鎮國府，又不知起首發源為甚因。又不知如何得到前安鎮，又不知怎樣逢兄單守仁。又不知那個與心把我害，又不知在外光陰幾度春。雖然說衣服印記為憑據，不過是究理詳情揣度雲。又無人來明去白說個透，悶葫蘆難打驚死人。啞兄雖然心內曉，又不能已往從前細細雲。萬一其中有舛錯，倒叫他人笑破唇。風化所關人倫係，那有個糊裡糊塗認父親。與其與人留話柄，倒不如作一個無名少姓的民。」小爺說到這句話，虎目滔滔滾淚津。王爺見他言近理，點頭不語叫平身。高公明知是愛子，見他不認怎相親？這其間驚躁了性快的曹文豹，急壞蒼頭老鄭昆。惟有啞叭更著急，急得他眼似鸞鈴咬下唇。搖頭仰面雙睛瞪，暗暗腹內叫蒼穹：「我任守志，拋家失業撇親嫂，為得是保護恩公後代根。數載的慇懃心使碎，好容易將他撫養長成人。幸喜成名身貴顯，難為我千辛萬苦將他跟。自幼兒何嘗經過人殺砍，每日在萬馬營中把咱著心。聽得炮響人打仗，嚇的我似醉如癡掉了魂。剛剛的熬至太平心放下，巧遇著他父子相逢機會臨。捨死亡生闖王府，為的是周全公子認天倫。不料小爺多性拗，慮遠愁長太細心。父子對面不相認，卻叫我千苦萬辛枉勞神。細想還是我無用，空生此口不能雲。費盡心機不及事，雖有如無草木人。活在世間無意味，到不如早見閻羅另換身。」啞叭越想心越氣，急怒加攻冒火星。看了看雙印擦了擦眼，瞅了瞅高公拍了拍心，望了望王爺跺了跺腳，指了指虛空咬了咬唇。大喚一聲階下跳，一頭蹦倒在埃塵。雖

然未曾傷皮肉，力猛石堅已撞悶。躺在階前身不動，仰面朝天臉似金。王爺眾將嚇一跳，雙印那時嚇掉魂。跑向前來忙抱起，盤回手腳坐埃塵。目中落淚連聲喚，揉腹拍胸慢按心。高公不忍心如醉，歎壞蒼頭老鄭昆。王爺座上將頭點，眼望著曹元帥把話雲。

「將軍你看，這啞人竟是一肚皮的義氣，只可惜說不出話來。」曹爺躬身答道：「千歲明見不差，皆因他說不出話來，忿極氣極，才有這一蹦。王爺何不快傳良醫用些妙藥，趁早搭救搭救？」

王爺聞言，猛然想起，向鄭昆問道：「老頭兒，你那金丹可還有麼？」蒼頭連忙跪稟：「還有一粒。」千歲說：「快些取來，與他服下。」當下蒼頭取丹，太監取水，雙印扶著腦袋，撬開牙關，與他灌下去。不多時，見他氣轉還陽，睜開二目，咽喉中痰響，嘔逆上來。雙印扶著他，把身一探，見他一張口，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堆紫血，內中一個肉球，大如酒盞，堅硬非常，落地有聲。只聽他哎喲了一聲：「罷了我了！」他這一句話剛然出口，合殿之人無不驚異，不由齊叫一聲：「奇哉，怪哉！啞人說話，千古奇聞！」九千歲哈哈大笑道：「明明上天賞善現報，卿等且須細悟。任守志，你可把你這苦心細細表白白白，好叫他父子相認。」當下任守志整衣上殿，後又行禮，遂把滑氏母子暗謀家產，怎樣與蜂兒定計，嫂嫂朱氏愛利忘恩，欲害公子，幸得抱至前安鎮單家避雨，單家夫妻拾金見還，後與單守仁結義同居，撫養公子成名，直至今日之事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九千歲與眾文武諸人聽了，人人贊羨，個個稱奇。高公、雙印此時如夢方覺，公子跪地老爺膝前，拜認天倫。高公攜著公子的雙手，父子二人慟淚交流。鄭昆也拜認了小主。高公父子拜了王爺，起身向任守志說道：「老朽不幸禍起家庭，犬子遭害，若非義士施恩救護，無有今日。高氏香煙之續，實義士之賜也。請轉正受愚父子一拜。」說畢，父子二人一前一後，雙雙拜倒。慌的任守志還禮不迭，說道：「小人蒙老爺、夫人葬兄救嫂，活命之恩，雖粉身碎骨，不能保其萬一。犬馬之勞理當盡力，怎敢受恩公之拜？折死小人了！」九千歲在上面看著點頭含笑，說：「該拜呀！似此義士，天下罕有，孤亦當待為上賓。」吩咐：「看宴，孤與眾卿共慶盛世奇緣。」曹元帥與馬凌雲等一干眾將都出位向任守志打躬稱譽，慌的守志不知向誰還禮才好。當下重新擺宴上來，大家謝恩，入坐歡飲。那任守志窮民乞丐，若非有一腔忠義作此過人之事，怎得頓愈痼疾？

九千歲素行仁德，最喜善事，又因子服了賊寇，喜事雙集，心中十分歡喜悅，向曹元帥說道：「孤明日將這件始末修本一道，卿帶至京中，奏明聖上。聖心喜悅，定赦其罪，召高卿回朝。」曹爺連忙站起說：「高鎮國何嘗有罪？原是被呂相謀害。深情底裡昨日已知，難道鎮國回城不曾啟上千歲麼？」千歲回頭向高公問道：「既知仇家，何故不告我知？高公起身拜道：「罪臣非敢瞞匿，只因拙女無知，有亂國典，臣罪有加，怎敢在千歲駕前褻瀆？」王爺說：「卿且平身細講。」高公不敢平身，遂把夢鸞小姐手字與呂相的私書取出獻上，說：「千歲請看此書，便知罪臣被罪的緣由了。」太監接來呈上。王爺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驚喜非常，道：「卿快些平身，還稱什麼罪臣？當日你發到之日，孤一見知非背國造逆之人，今果不出孤之所料。且喜卿生此奇才虎女，不但替父雪冤，而且細心搜出蒙君作弊之人，實有功於社稷非淺。孤今既知明白，不消曹元帥帶本了，等孤親修一本，將這兩封書字封在裡面，命卿充為差官。雙印今日也不必出城，犒軍已畢，你父子只管隨曹元帥同歸故里，金殿辯冤，孤一力擔當便了。」高公父子連忙謝恩。

不多一時筵宴畢，曹元帥謝宴出城回大營。高老爺一同守志回寓所，這不就喜壞梁氏與安寧。母子二人拜小主，大家同步至房中。鎮國王復又讓上任守志，父子重新把禮行。高老爺恭恭敬敬將揖作，叫公子四雙八拜拜恩兄。守志叩頭忙還禮，說道是：「救命恩公在上聽。千歲公子如金玉，小人是糞土蓬蒿一般同。若還如此將我待，定然折死赴幽冥。」老爺說：「大德深恩當補報，從今不可這樣稱。老夫討大把叔姪敘，犬子依然是弟兄。義士若還不嫌棄，從今後認義即如骨肉同。」鄭昆說：「老爺所論言有理，任二爺不必推辭就請應。」守志連說：「不敢，鄭大叔休得取笑我愚蒙。老人家這樣稱呼我，實令守志心不寧。」雙印說：「兄長不必多謙遜，凡事從直兩盡情。」守志難卻高公意，只得點頭且依應。這才敘禮同歸坐，安寧即便獻茶羹。主僕五人談以往，由不得忽喜忽驚忽動情。說到伏氏心活處，高公切齒恨連聲。說到素娘投河死，雙印嚎啕慟淚傾。說到瞽者睜開眼，梁氏稱奇側耳聽。又說到夢鸞小姐奪魁事，如何套審老奸雄。九千歲明白寫保本，與元帥不日回朝轉汴京。金殿辯冤參佞黨，這段沉冤不久明。梁氏安寧聞此話，十分歡喜樂無窮。